

## 书评

## “温情而残酷”的面容

——读艾伟的《南方》

励开刚

好几年没有认认真真地阅读艾伟的作品了，这或许是他的那部《爱人同志》给我留下的阴影，总觉得读他的小说心里会产生某种压抑感。但自从今年读了他的中篇小说《过往》后，我又很快阅读了《镜中》和《南方》两部长篇小说，由此带给我一种全新的、愉悦的感觉。

《南方》以一起凶杀案开场，讲述了一桩发生在永城的七日悬案，一段有关爱与恨、善与恶、堕落与挣扎、贪婪与忏悔的南方传奇徐徐展开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主人公“我”——罗忆苦是一个早熟的姑娘，爱上了生于国民党军官家庭的夏小恹。进入工厂后，罗忆苦遇到了革命干部的儿子肖俊杰，毅然抛弃夏小恹，与肖俊杰结婚。新婚，肖俊杰迷恋上了枪支，备受冷落的罗忆苦爱上了为国争光的亚运会冠军须南国。在一次偶然的故事中，肖俊杰失手杀死了须南国的妻子，于是被自己的父亲肖长春下令枪毙。从此，罗忆苦成了寡妇。直到1981年的秋天，夏小恹回到了永城，大街小巷流传着他一夜暴富的故事。罗忆苦不惜横刀夺爱，同夏小恹一道去广州，但她很快发现夏小恹是一个骗子。然而，她已习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，套上了金钱的枷锁，走投无路的她不得不成为夏小恹的帮凶，最终丧命。

《南方》的写作跨越了“两个

时代”，从上世纪60年代写至90年代，作者在后记中将这两个时代命名为“政治时代”和“经济时代”。主人公罗忆苦是无意识的时代挑战者和顺从者。她出生于革命的年代，个人的欲望被要求压抑和隐藏。她不顾时代的禁忌，肆意在不同的男人身边徘徊周旋，毫无顾忌地展示自身的各种欲望，轻佻地挑战着时代的话语。然而，进入“经济时代”，改革开放下的南方社会，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和贪念同藤蔓一般疯狂地繁殖生长。罗忆苦的欲望转移到了摸牌的手指上，她顺应着商品时代的浪潮，但作为大时代下的小人物，却无力从欲望的泥淖中挣脱，最终越陷越深，坠入深渊。艾伟试图通过主人公罗忆苦的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，聚焦大时代下的个体命运，捕捉外部世界的常与变。

这部小说艾伟从2010年开始写作，断断续续经过5年的时间，于2014年10月份才创作完成。艾伟在后记中说，这部小说本来的名字叫《七日》，是因为余华出版了那部《第七天》的小说后才改名为《南方》。之所以叫《南方》，主要是它的故事发生在南方的城市，里面有我们宁波读者所熟悉的地名：永城（甬城的谐音）、三江口、法院巷、护城河、和义大道、鼓楼；有我们宁波的风土人情。小说书写了南方

这座充满着传奇、浪漫而有诗意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，描写那里的风物、气候、街巷和人情，那是因为作者太熟悉和热爱这座城市的缘故。作者曾说：我1988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宁波，在宁波生活了二十多年，可以说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宁波。如今，在很多场合，见到文坛的朋友，或是一些我别的界别的朋友，他们都习惯于把我当成宁波人，我通常微笑默认，不作任何解释，因为在我心里，宁波就是我的故乡之一。

《南方》不仅是一部女性的成长史与生命史，也是一个关于时代与人性的寓言。正如作者所言：“《南方》不是我原本想要的轻松的作品，它已变成一部探讨人性及其边界的小说，一部关于命运的沉重和惨烈的小说。”当然，在笔者看来，作者讲述的不单单是一个悲情、惨烈的故事，还有喜剧的部分和人生中真、善、美的一面。如“傻子”杜天宝，尽管他的确有点傻样，但他单纯、忠义、待人好，最终也会有好报，所谓傻人有傻福。

艾伟在后记中最后写道：“在《南方》写作中，我尽可能地淡化历史——当然它依旧在，我更多地让小说按其自身的时间而生长。在写作中，我不但在时光里看清小说人物的表情，我也看清了时间温情而残酷的面容。”

## 书市扫描



《滋味：食色里的红楼梦中人》

作者：施珏

出版社：东方出版中心

出版时间：2022年9月

本书选取了18种美食，以红楼人物和美食相结合的角度，从细节着手细腻剖析，再现了曹雪芹写作年代的生活场景，展示了古代丰富的物质文化。



《何以孔子》

作者：孔繁轲

出版社：山东友谊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2年9月

本书集故事性、学术性、思辨性于一身，矫正了以往人们对孔子的思维偏见，剥落了附着在孔子身上的不实之词，还原了身为“至圣先师”的孔子。



《一个人的世界史》

作者：余世存

出版社：天地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2年4月

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和《世说新语》般的片段化表达，为年轻人重新理解世界、建立个体与世界的联系、寻找自我价值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。

励开刚 文

## 过眼录

## 推理小说亦不乏“物哀”之美

——《小异邦人》读后有感

枕流

在日本一众才华卓著的推理作家中，各自所凸显出来的风格，截然不同。江户川乱步乃“日本推理小说之父”，但他的作品，说实话水平参差不齐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带有浓郁的恐怖色彩，其后期创作更是自我放飞。松本清张乃“日本社会派推理的开创者”，后来几乎所有从事“社会派”写作的名家都是沿着松本开辟的道路在不断前进、发展，于推理作品中针砭时弊，入木三分。横沟正史大笔如椽，他的小说可以称为“独树一帜”，字里行间既带有绮丽浪漫的异域色彩，又渗透着深厚的日本文化，他塑造的“金田一耕助”形象更是一位能跻身世界神探行列的推理高手。西村京太郎擅长“旅行悬疑”类创作，案件多发生在特快列车、空中客机、豪华游轮等交通工具上，他作品中的探员“十津川警部”其实并没有福尔摩斯般的过人潜质，可他破案认真而执着，会一次次根据物证、人证做出各种具有可能性的假设，然后又一次次随着新的物

证、人证的出现去推翻原来的假设，作出接近真相的判断。

《小异邦人》的作者连城三纪彦，则是在诸多日本推理作家中的一个“才子”——最令人赞叹的才华是能通俗文学写出高雅文学的质地。他因文笔优雅婉转，清美动人，所以不仅得过“直木奖”，还被誉为“推理界的川端康成”。从《一朵桔梗花》《变调二人羽毛织》《宵待草叶情》到国内出版社最新引进的这本《小异邦人》，连城三纪彦总会在小说中自然展露出一份富有大和民族“物哀”情致——所谓“物哀”，简而言之，就是触景生情，真情流露。反映在文学中，即形成一种优美细腻、沉静幽深的语境氛围。

《小异邦人》是连城三纪彦的短篇小说集，共辑有八个故事。每一篇悬疑感都很强，但每一个故事的结尾都没有给出元凶被擒、正必压邪的套路，而往往是以无奈或缱绻的悲情作为终点，让读者徜徉在唯美的文字中，发出悠长的喟叹。一方面，

《小异邦人》的确写得相当具有文艺性。另一方面，连城三纪彦作品中的“本格”推理照样“诡计多端”：为了隐藏杀人动机，筹谋着进行交换杀人；为了逃避法律严惩，处心积虑等待追诉时效过期；甚至还有在潜意识的驱动下，在神秘的梦境中杀人……作者凭借独特的架构思路和过人的情节设计能力，让小说显得格外新颖。读者不看到最后，绝难猜测连城三纪彦的笔触究竟要朝哪一个方向转折。

不少人认为：推理小说发展到今天，诡计已然用尽，很难再有什么格外别致新颖的重量级作品问世了。可看连城三纪彦，你得承认：文学是个绚丽缤纷的万花筒，本身魅力无穷，哪怕是推理小说这样的通俗类作品，其可拓展性依然存在。《小异邦人》中，连城三纪彦让推理和情感结合，“本格”与“社会”联手，并将日本的“物哀”美学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（《小异邦人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2年6月版）

投稿邮箱：ljz@cnhb.com.cn